

李宝嘉 著

官场现形记

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

知识出版社

2

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官场现形记

李宝嘉 著

· 2 ·

知 识 出 版 社

第 九 回

观察公讨银翻脸 布政使署缺伤心

话说陶子尧接到姊夫的回电，拆出来一看，上面写的是：“上峰不允购办机器。婉商务退款二万，悉数交王观察收。”陶子尧不等到看完，两只手已经气得冰冷，眼睛直勾勾的，坐在那里一声也不言语。停了一会子说道：“这是我的‘钉封文书’①到了！”其时陶子尧还在兰芬家同新嫂嫂一块儿吃饭。管家送电报来，是电报局已经翻好了来的。陶子尧看完之后，做出这个样子，大家都猜一定报上有了甚么话句。亏得新嫂嫂心定，仍旧吃他的饭。等把一碗饭爬完，才慢慢的问：“到底那哼？”陶子尧也不便告诉他，但说得一句“是催我回去”的话。新嫂嫂心上明白，也不再问。陶子尧便问：“魏翩仞住在那里？”新嫂嫂说：“耐笃一淘出，一淘进，俚格住处，耐有啥勿晓得格。”陶子尧道：“我同他是台面上认得的，其实没有到过他家。”管家插嘴道：“上海的这些露天掳客真正不少，钱到了他们手里，再要他挖出来可是烦难。老爷又不认得他，怎么会托他办事情？”陶子尧骂道：“忘八蛋！放屁！你懂得什么！”管家不敢做声。新嫂嫂连忙改口道：“魏老格人倒是划一不二格，托仔俚事体俚总归搭倪办到格。机器退勿脱，格是外国人格事体，关俚啥事。”陶子尧也不答应，穿马褂，拔起脚来要走。新嫂嫂问他：“到啥场化去？”说：“到栈里去。”

新嫂嫂明知留也无益，任其扬长而去。

陶子尧回栈未久，头一个是魏翩仞来找他，道：“五科已把这话同洋人商量过。洋人大不答应，说打过合同如何可以懊悔的。就是这会子把已经付过的一万一千统通改做罚款，他亦不要，一定要你出货。子翁，你得详详细细把这情形写个禀帖给抚台，也免得你为难。将来闹出事情，打起官司，总是你山东巡抚派来的人。”陶子尧听了，正在满腹踌躇，无话可答，忽见管家拿进一封信来，说是长春栈二十一号，山东候补道王大人差人送来的，立候回音。陶子尧听了王大人三个字，又是一呆。连忙把信拆开来一看，——就是刚才他姊夫来的电报上报说王观察了——。王观察信上言明是奉了东抚之命，前往东洋考察学务。到了上海又接电报，叫他顺便考察农、工、商诸事，添派四个委员，大小十几个学生。因此就叫他向委员手里讨回那二万银子做盘川。亦是今天接到电报，所以特为写信前来通知。如果银子现成，他就立刻派人来取。陶子尧不看则已，看了之时，急的一句话也说不出。心里想：“这洋人非但不肯退，而且还要逼后头的。那里王观察又是山东抚宪派来的，叫他来讨。就是洋人肯退银子，只有一万一，那九千已经被我用的九成多了。无论如何，二万的数目总不能归原，叫我心上如何不急！但恨没有地洞，如有地洞，我早已钻进去了。”他一面想，只是不言语。管家站在一旁等回信，也不敢说甚么。

当下还是魏翩仞等的不耐烦，说：“人家问你讨回音，你怎么讲？”一句话提醒了陶子尧，立刻翻出信笺要写回信。忽然想起王观察是本省上司，论规矩应得写张夹单②禀复他才是。他本是做文案出身，这些款式是懂得的。无奈心绪不宁，

提起笔来，写不上半行，不是脱落字，就是写错字，一连换了五张红单帖，始终未曾写满三行。把他急的头上汗珠子有黄豆大，无如总是写不好。后来还亏魏翩仞替他出主意，说：“王观察乃子翁的本省上司，他既然到这里，你总得去拜他一趟。今日且不必写回信，只拿个片子交给来人，叫他先回去言语一声，说你子翁明天过来一切面谈。”陶子尧正愁着这封回信无从着笔，听了此言，连说“有理……”。立刻自己从护书里找出一张小字官衔名片交管家，叫他出去告诉来人，托他回去转禀大人，说大人的来信收到，明天一早过来请安，还有许多下情，须得明天面禀。管家拿了衔片自去交代不题。

这里魏翩仞便问他：“这事到底怎样办？”陶子尧道：“翩翁，外国人那一边，总得叫他能够退才好。”魏翩仞道：“子翁，我们都是自家兄弟，有些事情你虽然没有告诉我，我岂有不知道的。”陶子尧一听这话，脸上一红，知道各事瞒他不过，不妨同他实说，或者有个商量。便说：“我现在好比骆驼搁在桥板上，两头无着落。你总得替我想个方法才好。”魏翩仞道：“依我看起来，这机器还是不退的好。”陶子尧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魏翩仞道：“你子翁带来的钱，同你在上海化消的钱，我心里都有个数。洋人那里的钱就是退不掉，还算你因公受过，上司跟前不至于有什么大责罚的。倒是你自己化消的钱如何报销？我同你做了知己朋友，总得替你筹算筹算。”陶子尧道：“多承费心。兄弟一时没有了把握，亏空了公项，倘若追起这笔银子来，怎么办呢？”魏翩仞道：“我早替你想到一条主意了。”陶子尧忙问：“甚么主意？”魏翩仞道：“现在机器是万万退不得的！退了机器，你没有生发了。洋人那里，但凭五科一句话，要退便退；现在老实对你说，是我替

你抗住不退。你明天见了王观察，只说机器的事，一到上海就同洋人打好合同。索性多说些，二万二的机器，乐得说他四万银子。二万不够，又托朋友在庄上借了二万。价钱统通付清，机器不日可到。洋人那边是万万不肯退的。现在既然山东来电一定要退，只好请讼师同他打官司。倘若打不赢外国人，你这机器本不要退，这笔讼费至少也得几千两，还有别的花费，也只好由你报销。况且王观察面前也有得推托，叫他不至于来逼你。你说这话可好不好？”陶子尧连称“妙计……”。又说：“我上次发去的电报，早禀明二万不够，还要请上头发款，这话是埋过根的。”

魏翩仞道：“但是一件，这外国律师你是一定要请一位的。”陶子尧道：“我没有熟人，那里去请？”魏翩仞说：“有我，这里头我都有熟人。我此刻就替你去找一位。明天上半天把事办好回来，你再去见王道台。他见你打官司，这件事情是真的了，他一定不好再来逼你。腾出空来，我们再想别的法子。”陶子尧道：“如此，就请你费心罢。”魏翩仞道：“你这回请讼师不过面子帐，用不着他替你着力。我们知己人，能够省一个，乐得省一个。”魏翩仞一面说，一面掐指一算，说道：“这事总得上回把堂，好遮遮人家的耳目。你先拿五百银子出来，我请个朋友替你去包办下来，你说可好？”陶子尧听了，楞了一回道：“要这些钱么？”魏翩仞道：“同你说面子帐。如若要他出力，只怕二三千还不够哩！”陶子尧自己估量：“一共总只剩得七百几十两银子，还有二百多块钱的钞票。如今又去五百。照此情形，山东不见得再有汇来；倘若用完，叫我指着什么呢？”想了好半天，只得据实告诉了魏翩仞，托他想法子同讼师商量，先付若干，其余的打完官司再付。魏翩

仞听了无法，于是叫他先付三百。后来讲来讲去，陶子尧只肯先付二百。魏翩仞无奈，只得拿了就走。出得门来，先去通知了仇五科。仇五科道：“翩仞哥，又有点小进项了。”魏翩仞道：“这个自然。我们天天在四马路混的是那一项呢？”五科一笑无言。

魏翩仞出来，到一家熟钱庄上，把银子划出五十两。找到一个讼师公馆，先会见翻译。彼此都是熟人，把手脚做好；然后翻译走到公事房里，一五一十的告诉了讼师。讼师答应立刻先替他写两封外国信：一封是给仇五科的洋东，说要退机器的话；一封是给新衙门③的，等陶子尧禀帖写好，一块送进去。魏翩仞见事办妥，把银子交代清楚，然后袖了这封信回来见陶子尧。其时陶子尧禀帖稿子已经打好，是抱告④家人陶升出名，告的是“仇五科代办机器，浮开花名，不照原帐，意图侵蚀，恳请飭退”一派的话。魏翩仞道：“这条倒是亏你想的。可巧那篇是外洋定机器的帐，都是五科一手写出来的。若照你那篇原帐，只有几个总名字，写得不清不爽，只怕走遍地球也没处去办。不料五科为朋友要好，如今倒被人家拿做了把柄。”陶子尧道：“我何曾要同他打官司。不过是无事要生发点事情出来，别的话说不上去，只有这条还说得过。”魏翩仞道：“这词讼一门，不料子翁倒是行家。”陶子尧道：“小弟才到山左的时候，本学过三年刑名。后来家父常说：‘凡做刑名的人，总要作孽。’所以小弟改行，才入了这仕宦一途。”魏翩仞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倒失敬了。”当下禀稿看过，没甚改动。陶子尧立刻写好，随了外国讼师的信，一块儿拿帖子送了进去，接到回片方才放心。

次日一早，就到长春栈二十一号去见王道台。这天穿的

衣裳，照例是行装打扮。雇了一辆轿子马车，拉到长春栈门口。管家先进去投手本。王道台正在那里会客，一见是他，便说了声“请”，吩咐跟班的引他到别的屋里坐一会。跟班会意，把陶子尧请了进来，同他到随员周老爷屋里坐下。不多一刻，王道台送客回来，赶到这边相见。陶子尧虽久在山东，同王道台却是从未谋面。见面之下，少不得磕头请安。王道台晓得他是抚台特识的人，不好怠慢于他，还说了许多仰慕的话。陶子尧忙回：“卑职一直是在洋务局里当差，没有伺候过大人。今番大人来在上海，卑职没有预先得信，所以来的迟了。今日特地前来禀安请罪。”王道台道：“说那里话！”彼此言来语去，慢慢说到退机器、划银子的话。王道台道：“兄弟这回出来，本来是奉了别的差使，到了上海接着电报，才晓得还要到东洋去走一趟，所以出省的时候没有带甚么钱。后来打电报去请上头发款，接到回电，才晓得老兄那里有这笔银子，所以昨天写信通知老兄。这款想来是现成的，只等老兄回信，兄弟就派人来领。现在老兄又要自己过来，实在劳驾得很。”陶子尧道：“为了这事，卑职正在为难。晓得大人来到这里，本应该过来禀安，二来还求大人教训，好替卑职作一个主。卑职虽然没有到省，然而当的是山东差使，大人就是卑职的亲临上司一样，所以一切总要求大人指教。”王道台听了摸不着头脑，只得随口应酬了两句。后来又问：“这银子几时好划？”陶子尧方说道：“上头发款二万两，差卑职到上海办机器。一到上海，就与洋行订好合同，约摸机器不到一月一定运到。款项不够，已由卑职出名，向庄上借银子二万两垫付。不料诸事办妥，上头又打电报来，叫把机器退掉，银子要回。洋行的规矩大人是晓得的，订了合同，如何翻悔得来。但是卑职

既经奉了上头的电谕，也不敢不遵办。同洋行说过几次，说不明白，只好请讼师同他打官司。稟帖是昨儿晚上进去的。将来新衙门还得求大人去关照一声，叫他替咱们出把力，好教卑职将来可以销差。”说罢，又站起来请了一个安，说了声“大人栽培”。王道台听了他话，也不好说甚么，于是敷衍了几句，端茶送客。少不得次日出门，顺便到高陞栈，过门飞片谢步。照例挡驾，自不必说。

且说陶子尧自从见过王道台，满心欢喜，以为现在我可把他搪塞住了，关了这道门，免他向我讨钱，再想别的法子。自此每日仍到新嫂嫂那里鬼混。他们的事情，新嫂嫂都已明白，乐得再用他两个。后来陶子尧把钱用完，便去同魏翩仞商量，托他向庄上借一二千。魏翩仞起先不肯，后来想到他这事情，闹到后来，不怕山东巡抚不拿钱来替他赎身。主意打定，虽不能如他的意，也借与他好几百两银子。陶子尧异常感激。新嫂嫂一边，魏翩仞还不时要去卖情，说：“陶大人没有钱用，山东不汇下来，都是我借给他。”好叫新嫂嫂见好。自从新嫂嫂敲到了陶子尧的竹杠，不是剪两件衣料，就是顺便叫裁缝做件把衣裳，不收他的钱，好补补他的情。更兼魏翩仞或是碰和，或假称出门匆促，未曾带得洋钱，时常一二十、三四十，到新嫂嫂手里借用。连借了几次，也有一百多块钱，始终未曾还得分文。新嫂嫂却也不肯向他讨取。这些事不但陶子尧一直未曾知道，而且还拿他当作朋友看待，真正可笑。

闲话休题。再说王道台因见陶子尧那里的钱不能划到，他这里出洋又等钱用，只有仍打电报到山东去。其时抚台请病假，各事都由藩司代拆代行，接到了这个电报，便打一个回

电给陶子尧，说他不肯退机器，不会办事，着实将他申饬两句，一定要退掉机器。陶子尧虽有魏翩仞代出主意，究竟本省上司的言语，不敢违拗，因此甚是为难。同时那个藩台又复一个电报给王道台，叫他仍向陶委员划付。王道台无奈，只得又拿片子前去请他商议此事。陶子尧满肚皮怀着鬼胎，只好前去禀见。这几天头里，他的事情王道台已经访着了一大半。只因王道台的随员周老爷是山西太原府人，同前头陶子尧存放银子的那家票号里的老板是嫡亲同乡。周老爷到得这里拜望同乡，这票号里的老板很同他来往。晓得山东有电报叫王道台向陶子尧手里付银子，陶子尧付不出，他就把这里事情，原原本本，一齐告诉了周老爷。周老爷回来，亦就一五一十的通知与王道台。王道台无奈，只好请了他来当面问过，看是如何，再作道理。

这日见面之下，王道台取出电报来与他看。陶子尧一口咬定：“银子四万，通通付出。带来的不够，在庄上又借了两万。现在卑职手里实在分文没有。就是请讼师打官司，还得另外张罗。总求大人原谅。大人如果有信到山东，还求大人把卑职为难情形代为表白几句，那是感激不尽！”王道台虽然已经晓得他的底细，听了这话，不便将他说破，只些微露点口气，说：“洋人那里，吾兄是何等精明，断乎不会全数付他。已经付出的呢，兄弟也不说不讲情理的话。退与不退，自然等到打完官司再讲。但是兄弟还有一句公道话：我们出来做官，所为何事？况且子翁来到上海，自然有些用度，倘若还有钱没有付出，子翁不能不自留两千，预备正用。兄弟这里，或者先付五六千。一来兄弟同老兄的事，上头也有了交代，其余不足的，兄弟自然再打电报向上头去要，决计不来再逼吾

兄。吾兄看此事可好如此办法？”陶子尧只是一口咬定没有存钱。王道台本来也正想银子使用，齐巧派了这个差使，有二万两拨给他，他如何不拚命的追？况且已经探实陶子尧的底，如何肯将他放松？便道：“这注银子是上头叫兄弟讨的，既然老哥没有，须得给兄弟一个凭据，我也好回复上头，请上头汇款下来。”陶子尧道：“卑职回去就具个禀帖过来，大人好据着卑职的禀帖回复上头。”王道台道：“不但这个，吾兄付款出去总有收条，这个收条一定是洋字。兄弟这边因为出洋，才找到一位翻译。吾兄回来可把这个收条带了过来，由兄弟叫翻译替你翻好，写一分寄到上头去。——并不是不放心吾兄，向吾兄要收条，为的是有了实凭实据，银子实实在在付给洋人，上头看见，也不好再叫兄弟前来追逼吾兄。吾兄以为何如？兄弟这里翻译是现成的，免得吾兄出去找人，又要化钱。”陶子尧一听王道台问他要收条，知道事情不妙，怕要弄僵，忙回道：“收条本来是有的。但是因为银子不够，向人家借垫，人家不相信，暂时只得将合同收条抵押在那个人家，并不在卑职手头。现在大人要看，须得卑职先去说来看。”王道台道：“并不是我要顶真，为的是大家洗清身子。既然押在人家，亦不妨事，我叫翻译跟了老兄同去，就在那个人家取出来一看，翻他一张底子带了回来，岂不甚便？”陶子尧道：“这事总得卑职先去通知一声，叫那人家把东西拿在手头，然后卑职再来同了翻译前去，免得耽误时刻。”王道台见他总是一味推诿，也不值再去逼他。便乃一笑，端茶送客。

过了两三日，王道台见他竟无回音，便差了周老爷同了翻译前去拜他，讨他的回信。倘若已与前途说妥，就叫翻译立刻翻好带了回来，因为立等寄信山东，免得耽误时刻。谁

知一连去了三次，总是未曾见面，亦不见他前来回拜。把个王道台气的了不得，说他靠了谁的势，连我都不在他眼睛里。跟手写了一封信，居然摆出上司的款来，很拿他申饬几句，还说甚么：“老兄在这里办的事，兄弟统通知道；不过因与令姊丈是同官同寅，处处顾全面子。现在反将我一片好心当作了歹意。既然不肯赐教，兄弟也只是据实禀复上头，将来休要怪弟不留面情！”痛痛快快的写了一封信，送到栈里。管家见是王道台来的要信，立刻到小陆兰芬家，找到主人，把信呈上。陶子尧看了，着实有点耽心事，愁眉不展，茶饭无心。新嫂嫂见了问问他，虽说是一味支吾，然而已经十猜六七。便说：“有甚为难之事，魏老主意极多，外面人头也熟，何不请他前来商量商量？”一句话把陶子尧提醒，立刻写了一个票头，差相帮去请。堂子里请不着；后来还是新嫂嫂差了一个小大姐，在六马路他的姘头大姐老三小房子里找着的，一同同到同庆里。魏翩仞便问何事。此时陶子尧早拿他当自己人看待，便也不去瞒他，把王道台的信取了出来与他观看，同他商量办法。

魏翩仞道：“这事须得同五科商量。我想除掉借洋人的势力克伏他，是没有第二个法子。”说完，便约了陶子尧一同去见仇五科，告诉他王道台情形。仇五科道：“这事须得请洋东即刻打个电报到山东，托他们的总督向山东抚台说话。就说：‘定了机器，无故要退，商人吃亏不起。委员已经同我们打官司，他们山东官场上又派甚么姓王的道台来到这里提钱。我们的招牌已经被他们闹坏了，以后不能做生意。现在非但不准他退生意，而且还要山东抚台赔我们的招牌。’照此电报打去，外国的总督没有不帮着自己商人的。如此做去，陶子翁，

包你的机器一定办得成。敲开板壁说亮话：合同打好再由你退，我们行里只好替你们白忙，生意也不要做了。陶子尧，你去同王道台说，叫他不要来逼你；他再来逼你，叫他提防些，我要出他的花样。上海地方还轮不着他海外^⑤哩。”陶子尧听了，千多万谢。跟手魏翩仞替他出主意，叫他同仇五科另外订了一张定办四万银子机器的假合同，写好两分，两人签过字，一人拿着一张，预备将来真果打官司，好呈上去做凭据。仇五科也叫陶子尧另外写了一张借银二万，即以订办机器合同作抵的字据，连合同交给魏翩仞收好。此时陶子尧拿魏翩仞真当作自己人看待，以为他办的事真是千妥万当，异常放心。不在话下。等到陶子尧去后，仇五科果然把此事始末根由，又编上许多假话，告诉了本行洋东，请洋东打个电报给本国总督，请他照会山东巡抚。总督得了电报，果然外国的官专以保商为重，不比中国官场是专门凌虐商人的，一个电报打过去，除了机器四万不能退还分文外，还要索赔四万。山东抚台得了这个电报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！

且说其时原委陶子尧办机器的那位巡抚，前因抱病请假，一切公事，奏明由藩司代拆代行。等到假满，病仍未痊，只好奏请开缺。朝廷允准，立刻放人，就命本省藩司先行署理。这藩司姓胡名鲤图，乃是陕西人氏。早年由两榜出身，钦用榜下知县^⑥，吏部掣签，分发湖广。到任不多两年，就补得一个实缺。不料那年地方上民、教不和，打死一个洋人，闹出事来，上司说他办理不善，先拿他撤任；后来附片进去，又将他革职。后来好不容易投效军营，开复原官，又历保至知府放缺。为了一桩甚么交涉案件，得罪了外国人。外国人禀了

外国公使，本国公使告诉了总理衙门⑦，行文下来，又拿他开缺。把他气的了不得。后来又走了门路，凑巧那年闹“拳匪”，杀洋人，山西抚台把他咨调过去办团练⑧；等到和局告成，惩办罪魁，换了巡抚。后任虽未查出他纵团仇教的真凭实据，然而为他是前任的红人，就借了一桩别的事情，将他奏参，降三级调用。他名心未死，竭力张罗，于秦、晋赈捐案内，捐复原官，加捐道台。幸喜折扣便宜，化钱有限，又把家里的老本一齐搬了出来，报效国家二万银子，就有人保荐他奉旨记名简放，并交部带领引见。他就立刻进京，又走了老公的门路。吃亏化的钱不多，不能望得好缺，就放了山东兗沂曹济道，是个苦缺。到任之后，因在内地，洋人来的不多，遂得平安无事。然而为了不知那一国的教士，要在这兗州府一个地方买地建立教堂，与乡人议价不合，教士告诉本道。胡鲤图非但不办乡下人，而且反劝教士多出两个。教士大动其气，进省告知巡抚。虽没甚大过处，巡抚曾将他申饬一番。因此他生平做官，屡次翻斤斗，都是为了洋人的事。幸喜圣眷极优，不到两年，升运司，升臬司，仍旧做到山东藩司。不与洋人交涉，宦途甚觉顺利。目今因本省巡抚告病，奉旨就叫他升署。未曾升署之前，因为抚台请假，照例是他代拆代行。接到陶子尧来电，禀请添拨款项。他生平最怕与洋人交涉，忽然发了一个多一事不如省一事的念头，立刻就打电报叫陶子尧停办机器，要回银子，立刻回省销差。又叫王道台帮着讨回此款。却不想到因此一番举动，却生出无数是非，非但银子不能讨还，而且还受外国人许多闲话。毕竟是他不识外情，不谙交涉之故。

闲话休题。且说这日正是他接印日期，一早起来，把他

兴头的了不得。辰正三刻，摆齐全副执事，亲到抚院大堂拜受印信并王命旗牌^⑨。升座之后，便有司、道各官上来参堂；从前虽是同寅，现在却做了下僚了。一时接印礼成。其余照例仪注，不用细述。只因抚台尚未迁出，所以署院只好将印信带回自己藩司衙门办事。当不胡鲤图胡大人才回得衙门，便有合城官员拿着手本前来禀贺。胡大人只命把司、道请进，行礼之后，彼此闲谈。正说得高兴时候，忽见巡捕官送进一个洋文电报来，说是胶州打来的。胡大人一听，不觉心上陡然一惊。忙叫翻译翻出，原来正是不准陶子尧退机器，并叫山东官场再赔四万银子的那个电报。胡大人看过，登时吓得面孔如白纸一般。歇了半天，才说道：“我想不到我的运气就怎们坏！我走到那里，外国人跟到我那里！总算做了半年扬州运司，八个月的湖北臬司，算没有同他来往，省得多少气恼；就是在藩司任上也好。怎么一署巡抚，他就跟着屁股赶来！偏偏是今天接印，他今天就同我倒蛋，叫我一天安稳日子都不能过！真正不知道是我那一门的七世仇寇，八世冤家！照这样的官，真正我一天也不要做了！”一面说，一面咳声叹气不止。署藩台劝道：“陶某人办机器的事情也长远了。”其时洋务局的老总，——就是陶子尧的姊夫——也正在座，署藩台便道：“某翁，陶某人是你的令亲，还是你打个电报给他，叫他把事情早点弄好回来，免得大人操心。”陶子尧的姊夫道：“当初我早晓得他不能办事，果然闹的不好。当初原是他上条陈，前院忽然赏识起来，就派他这个差使。真真年轻不能办事！”胡大人道：“你也不必埋怨他，这都是我兄弟命里所招。兄弟自从县令起家，直到如今，为了洋人，不知道害我化了多少冤枉钱，叫我走了多少冤枉路，吃了多少苦头！我走到

东，他跟到东，我走到西，他跟到西，真正是我命里所招。看来这把椅子又要叫我坐不长远了！”他正说得伤心，忽见巡捕官又拿着一个电报来回，说外务部来的电报，胡大人这一惊更非同小可！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注 释

①钉封文书：清代寄递处决囚犯的紧要公文，在文件上穿一个纸捻示意，叫做钉封文书。这里是借用，意犹“催命符”。②夹单：下属向长官书面报告事情时，有的与公事无关，或不便记载在手本里的，就另写一张单帖，夹在手本的第一幅里，叫做夹单，也称夹片。③新衙门：指当时上海的会审公廨，是帝国主义借治外法权名义对中国实行政治侵略的具体表现之一。会审公廨是公共租界里的审判机关，对中外互控的案件，由会审公廨中的中国和英、美、法三国的会审官共同审理，实际上大权完全掌握在外国人手里。④抱告：一种特许的诉讼代理人。清代规定，现任官员或妇女和人发生法律纠纷。如果不便自己出面，可委托亲属或派仆人出面，叫做抱告。⑤海外：管辖不到的地方，引伸为放肆、横行、目中无人的意思。⑥榜下知县：经过朝考后的进士，可以分发到各省以知县任用，称为榜下知县。⑦总理衙门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简称。清末新设的官署，后来又改为外务部，就是后来的外交部。⑧团练：一种区别于正规兵的地方武装，在当时，一般用来镇压农民起义。⑨王命旗牌：清政府颁发给各省的督、抚、提、镇的一种上面写有“令”字的蓝旗和圆牌，用来代表“王命”。

第 十 回

怕老婆别驾担惊 送胞妹和尚多事

却说署理山东巡抚胡鲤图胡大人，为了外国人同他倒蛋，正在那里愁眉不展；忽见巡捕官拿进一封外务部的电报，以为一定是那桩事情发作了，心上急的了不得！等到拆开来一看，才知道是桩不要紧的事情，于是把心放下。对着司、道说道：“将来我兄弟这条命一定送在外国人手里！诸公不要不相信，等着瞧罢！”众人也不好回答别的。还是陶子尧的姊夫，——洋务局的老总——他办事办熟了，稍为有点把握，就开口说道：“外国人的事情是没有情理讲的，你依着他也是如此，你不依他也是如此。职道自从十九岁上到省，就当的是洋务差使，一当当了三十几年，手里大大小小事情也办过不少，从来没有驳过一条。这陶倅是职道的亲戚，年纪又轻，阅历又浅，本来不曾当过甚么差使，现在头一件就是叫他同外国人打交道，怎么办得来呢。职道的意思，就请大人打个电报给王道，叫他就近把这件事弄好。办好的机器，如果能退，就是贴点水脚，再罚上几个，都还有限；倘或实在退不掉，没有法，也只好吃亏买了下来。至于另外还要赔四万，外国人也不过借此说说罢了，我们亦断乎不能答应他的。”胡大人道：“到底老哥是老洋务。好在陶某人是令亲，这件事只好奉托费心的了。”说完端茶送客。